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書傳輯錄纂注

綱領  
書序

書傳序


詳校官祭酒臣韋謙恒



欽定四庫全書蒼要

書傳輯錄纂注

提要

  
臣等謹案尚書輯錄纂註六卷元董鼎撰鼎字季亨鄱陽人朱子之學授於黃榦鼎族兄夢程嘗從榦游鼎又從夢程聞緒論故自謂得朱子之再傳是編雖以蔡沈集傳為宗而集傳之後皆續以朱子語錄又博采諸說附

列于末自序稱集傳既為朱子所訂定則與  
自著無異又稱蒼粹成朱子之一經則仍以  
朱子為主也考蔡沈書集傳序惟稱二典三  
謨嘗經先生點定故陳櫟作書集傳纂疏惟  
虞書首標朱子而夏書以下則不然吳澄作  
是書序亦稱朱子訂定蔡傳僅至百官若帝  
之初而止鼎乃全歸之朱子頗為假借然陳  
櫟作書說折衷序稱集傳宗師說者固多異

之者亦不少澄序亦稱集傳自周書洪範以  
後浸覺踈脫師說甚明而不用者有焉疑其  
著述未竟而人為增補或草藁初成而未及  
修改所舉金滕召誥洛誥諸條皆顯相舛異  
又稱鼎作是書有同有異俱有所裨如解西  
伯戡黎則從吳棫解多士則從陳櫟解金滕  
則兼存鄭孔二義不以蔡傳之從鄭為然然  
則鼎於集傳蓋不免有所未愜恐人以源出

朱子為疑故特引朱子之說補其闕失其舉  
集傳而歸之朱子猶曰以朱翼朱則不以異  
蔡為嫌耳非其考之不審也乾隆四十一年  
三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書蔡氏傳輯錄纂註序

生民之類必帝王而後治帝王之道必聖賢而後行考  
之古可見已黃虞遠矣蒼姬訖矣三代以降有帝王而  
民不治者聖賢未遇也孔孟繼作有聖賢而道不行者  
帝王不用也噫虞夏殷周之盛非適然也人事之所致  
也堯舜禹湯文武之聖非獨善也人心之所同也高風  
遐躅豈遂不可追而及之哉孟子言必稱堯舜孔子知  
百世可繼周言豈苟乎哉事豈虛乎哉蓋於百篇之書

的然有見而云爾也然則是書也惟聖賢能盡之惟帝

王能行之顧其學聖賢之學而事帝王之事者何如耳

焚滅之而秦亡表章之而漢興往者可鑒矣惜夫安國

之傳不無可疑而穎達之疏惟詳制度二帝三王羣聖

人之用心獨決於一夫之見管窺天而蠡測海豈足以

得其蘊奧哉至宋諸儒數十家而後其說漸備又得文

公朱子有以折其衷而悉合於古雖集傳之功未竟而

委之門人九峯蔡氏既嘗親訂定之則猶其自著也鼎



生也晚於道未聞賴族兄介軒夢程親受學於勉齋黃

氏槃澗董氏故再傳而鼎獲私淑焉釋經緒論多出朱

子迺取訂定集傳爲之宗而蒐輯語錄於其次又增纂

諸家之註有相發明者并間綴鄙見於其末庶幾會粹

以成朱子之一經可無參稽互考之勞而有統宗會元

之要則亦不無小補矣第顧繙閱傳註盈溢充斥衆寶

眩瞶遺珠棄玉或所不能免也惟於君心王政人才民

生之所係諸儒之論可堪警策者撫抉不遺闕者補之

以備臨政願治之觀覽固不徒爲經生學士設也噫人  
皆可爲堯舜塗人可以爲禹而況聰明首出受天之命  
奄有四海有能致之資居得致之勢而又有可致之權  
可以千古聖賢自期可以四代帝王自許而顧乃謙讓  
未遑也哉是書若遇雖書之幸實天下萬世生民之大  
幸也至大戊申十二月己未後學鄱陽董鼎謹序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六百九十一

經部

書傳輯錄纂注綱領

古史之體可見者書春秋而已春秋編年通紀以見事  
之先後書則每事別記以具事之首尾意者當時史  
官既以編年紀事至於事之大者則又採合而別記  
之若二典所記上下百有餘年而武成金縢諸篇其  
所紀理或更歲月或歷數年其間豈無異事蓋必已  
具於編年之史而今不復見矣

通鑑紀事  
本末後序

聖人千言萬語只是說箇當然之理恐人不曉又筆之於書自書契以來二典三謨伊尹武王箕子周公孔孟都只如此可謂盡矣只就文字間求之句句皆是做得一分便是一分工夫非茫然不可測也但恐人自不仔細求索之耳須是量聖人之言是說箇什麼要將何用若只讀過便休何必讀

書說

尚書初讀甚難似見於已不相干後來熟讀見堯舜禹

湯文武之事皆切於已

書說

某嘗患尚書難讀後來先將文義分曉者讀之聾牙者  
且未讀如二典三謨等篇義理明白句句是實理堯  
之所以爲君舜之所以爲臣臯陶稷契伊傅輩所言  
所行最好綢繆玩味體貼向自家身上來其味自別  
謨

先生問可學近讀何書曰讀尚書先生曰尚書如何看  
曰須要考歷代之變先生曰世變難看唐虞三代事  
浩大闊遠何處測度不若求聖人之心如堯則考其

所以治民舜則考其所以事君且如湯誓湯曰予畏上帝不敢不正熟讀豈不見湯之心大抵尚書有不必解者有須著意解者有略須解者有不可解者如仲虺之誥太甲諸篇只是熟讀義理分明何俟於解如洪範則須著意解如典謨諸篇稍雅奧亦須略解若如盤誥諸篇已難解而康誥之屬則已不可解矣

可學

問尚書難讀蓋無許大心胷他書亦須大心胷方讀得

如何程子只說尚書曰他書却有次第且如大學自格物致知以至平天下有多少節次尚書只合下便大如堯典自克明俊德以親九族至黎民於變時雍展開是大小大分命四時成歲便見心中包一箇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底天方見得恁地若不得一箇大底心曾如何了得

備

學者須是有業次且如讀堯舜典歷象日月星辰律度量衡五樂五禮之類禹貢山川洪範九疇須一一理

會令透今人只做得西漢以下工夫無人就堯舜三代原頭處理會來又曰且如做舉業亦須苦心理會文字方可決科讀書若不苦心去求不成業次終不

濟事

格言

二典三謨其言與雅學者未遽曉會後面盤誥等篇又

難看且如商書中伊尹告太甲五篇說得極切

伊訓太甲

三篇咸  
有一德

其所以治心修身處雖爲人主言然初無貴

賤之別宜取細讀極好

時舉



尚書前五篇大槩易曉後如甘誓胤征伊訓太甲咸有  
一德說命此皆易曉亦好此是孔氏壁中所藏之書  
又曰看尚書漸漸覺得曉不得便是有長進若從頭  
尾解得便是亂道高宗彤日是最不可曉者西伯戡  
黎是稍稍不可曉者太甲大故亂道故伊尹之言緊  
切高宗稍稍聰明故說命之言細膩又曰讀尚書有  
一箇法半截曉得半截曉不得曉得底看曉不得底  
且闕之不可強通強通則穿鑿

語德粹云尚書亦有難看者昨日嘗語子上滕請問先生復言大略如昨日之說又云如微子洛誥等篇讀至此且認微子與父師少師哀商之淪喪已將如何其他皆然若其文義知他當時言語如何自有不能曉矣

可學

問書當如何看先生曰且看易曉處其他不可曉者不要強說縱說得出恐未必是當時本意近時解書者甚衆往往皆是穿鑿如呂伯恭亦未免此也

時舉

尚書中盤庚五誥之類實是難曉若要添減字硬說將去儘得然只是穿鑿終恐無益耳

謨

問某讀書至盤庚及五誥諸篇其疑不可數舉若以諸家之說勉強解去亦說得行但恐當時指意未必如此耳如此等處只得姑存之如何先生曰漳州所刻

四經書序有通說

谷潘子善○通說散見孔序以待能者下傳中及今案漢儒云云一

段

周公不知其人如何其言聱牙難考如書中周公之言

便難讀如立政君奭之篇是也最好者惟無逸一書中間用字亦有誇張爲幻之語至若周官蔡仲等篇却是官樣文字必出於當時有司潤色之文非純周公語也卓

陳安卿問書何緣無宣王書先生曰是當時偶然不曾載得義剛

尚書只是虛心平氣闕其所疑隨力量看教浹洽便自有得力處不須預爲計較必求赫赫之功也近亦整

頓諸家說做伯恭詩說作一書但鄙性褊狹不能兼容曲徇恐又不免少紛紜耳

答潘文叔

道夫請先生點尚書以幸後學先生曰某今無工夫道夫曰先生於書既無解若更不點則句讀不分後人承舛聽訛卒不足以見帝王之淵懿曰公豈可如此說焉知後來無人道夫再三請之先生曰書亦難點如大誥語句甚長今人却都碎讀了所以曉不得某嘗欲作書說竟不曾成如制度之屬祇以疏文爲本

若其他未穩處更與挑剔令分明便得

道夫

諸經皆以註疏為主書則兼取劉敞王安石蘇軾程頤

楊時晁說之葉夢得吳棫薛季宣呂祖謙

學校貢舉私議

尚書頃嘗讀之苦其難而不能竟也註疏程張之外蘇

氏說亦有可觀但終是不純粹林少穎說召誥以前

亦詳備聞新安有吳才老裨傳頗有發明却未曾見

試并考之諸家雖或淺近要亦不無小補但在詳擇

之耳不可以篇帙浩汗而遽憚其煩也

答或人書

林書儘有好處但自洛誥以後非他所解

祖道

因論書解必大曰舊聞一士人說註疏外當看蘓氏陳氏解先生曰介甫解亦不可不看書中不可曉處先儒既如此解且只得從他說但一段訓詁說得通至別段便說不通不知如何

必大

荆公不解洛誥但云其間煞有不可強通處今姑擇其可曉者釋之今人多說荆公穿鑿他却有此處後來人解書則又却須要盡解

廣

元祐說命無逸講義及晁以道葛子平程泰之吳仁傑  
數書先附去可便參訂序次當以注疏爲先疏節其  
要者以後只以時世爲先後可也西山間有發明經  
旨處固當附本文之下其統論即附篇末也記得其  
數條理會點句及正多方多士兩篇可併考之

答李時可

必大問尚書欲哀諸家說觀之如何先生歷舉王蘇程  
陳林少穎李叔易十餘家解說却云便將衆說看未  
得且讀正文見箇意思了方可如此將衆說看書中



易曉處直易曉其不可曉處且闕之如盤庚之類非特不可曉便曉了亦要何用如周誥諸篇周公不過說周所以合代商之意是他當時說話其間多有不可解者亦且觀其大意所在而已

必大

或問諸家書解誰者最好莫是東坡書爲上否曰然又問但若失之簡曰亦有只消如此解者

廣

東坡書解却好他看得文勢好

學蒙

向在鵝湖見伯恭欲解書云且自後面解起今解至洛

誥有印本是也其文甚闢熟某嘗問伯恭書有難通處否伯恭初云亦無甚難通處數日問却云果有難通處今只是強解將去耳

道夫

後數年再會於衢伯恭始謂余曰書之文誠有不可解者甚悔前日之不能闕所疑也予惟伯恭所以告予者雖其徒亦未必知因具論之使讀者知求伯恭晚所欲闕者而闕之庶幾得其所以書矣

書東萊  
書說後

先生嘗觀書說語門人曰伯恭直是說得書好但周誥

中有解說不通處只須闕疑某亦不敢強解伯恭却一向解去故微有尖巧之病也是伯恭天資高處却是太高所以不肯闕疑

葉紹翁四朝聞見錄

李文稟白書解且乞放緩願早成禮書以幸萬世先生曰書解甚易只等蔡仲默來便了禮書大段未也

淳

書說未有分付處因思向日喻及尚書文義貫通猶是第二義直須見得二帝三王之心而通其所可通毋強通其所難通即此數語便已參到七八分千萬便

撥置此來議定綱領早與下手爲佳諸說此間亦有  
之但蘇氏傷於簡林氏傷於繁王氏傷於鑿呂氏傷  
於巧然其間儘有好處如制度之屬祇以疏文爲本  
若其間有未穩處更與挑剔令分明耳

與蔡仲  
默帖

書蔡氏傳輯錄纂註凡例

一案久軒蔡氏抗淳祐經進本錄朱子與蔡仲默帖

及語錄數段在前今各類入綱領輯錄內以便觀覽

一是書以朱子為主故凡語錄諸書應有與書經相關者靡不蒐輯做輯略例名曰輯錄附蔡傳之次或有與蔡傳不合及先後說自相同異處亦不敢遺庶幾可備參考其甚異者則略之

一朱子語錄諸書有總論一經及雜舉諸篇難以分附各處者別爲綱領一卷置之帙首亦讀是書者所宜先知

一增纂諸家傳註或推蔡氏所本或發其所未盡或補其所不及大約以經文爲序訓詁居先釋經義者次之疏傳義及釋音又次之已說處末名曰纂註以附於輯錄之後

一增纂諸家之說或節取其要語其有文勢未融貫

處與夫辭旨未條暢處倣集註例頗加隱括并用其意足之

一輯錄纂註中多折衷歸一者其或同異并存與姑備一說處善讀者詳擇焉

一經文音釋大槩如陸氏釋文其有與古註異處讀蔡傳可知亦有間見蔡傳及輯錄纂註中今只於傳內除文理旁音不可求者案諸家字書反切附註焉

一諸本蔡傳脫誤字句今依二程氏本補正凡五十餘處



書蔡氏傳輯錄引用諸書

語類

文集

四書集注章句或問

詩集傳

通書解

楚辭集註

周氏

憫

錄師說

楊氏

與立

集語略

黃氏

士毅

集書說

湯氏

中

集書說

葉氏

士龍

集紫陽格言

黃氏

大昌

王氏迂集武夷經說

董氏

夢程

理纂大爾雅通釋

董氏

琮

尚書集義

陳氏

大猷

尚書集傳

真氏

德秀

讀書記

葉氏

紹翁

四朝聞見錄

名儒傳道精語

輯錄所載朱子門人姓氏

李氏

方子果齋  
正叔昭武

陳氏

淳安卿  
北溪臨漳

廖氏

德明槎溪  
子晦延平

董氏

銖叔重  
槃澗番易

王氏

過幼觀  
拙齋番易

范氏

念德伯崇

楊氏

道夫仲思

童氏

伯羽蜚卿

吳氏

雉和仲

劉氏

砥用之  
並建安

李氏

閔祖  
守約

何氏

錫

叔京

並昭武

林氏

學蒙  
正卿

林氏

夔孫  
子武

並三山

黃氏

士毅  
子洪

鄭氏

可學  
子上

方氏

士繇  
伯謨

楊氏

至  
至之

溫陵

鄭氏

南舟  
文振

葉氏

賀孫  
味道

沈氏

佃  
莊仲

周氏

佃  
伯莊

徐氏

寓  
居父

潘氏

時舉  
子善

天台

潘氏

履孫  
坦翁

輔氏

廣  
漢卿

嘉興

金華

竇氏 從周文卿

林氏 礪用之

湯氏 泳敬叔 並鎮江

郭氏 友仁德元 淮安

余氏 大雅公晦

陳氏 文蔚才卿 並廣信

滕氏 璘德粹 新安

孫氏 自修敬夫 宣城

包氏 揚顯道 盱江

黃氏 義剛毅然

甘氏 節吉父

吳氏 琮仲方 並臨川

黃氏 滂子耕 豫章

張氏 洽元德

吳氏 必大伯豐 並臨江

楊氏 長孺伯子 廬陵

胡氏

詠伯量

呂氏

燾德昭

周氏

謨舜弼並南康

萬氏

人傑正淳興國

李氏

儒用仲東岳陽

龔氏

蓋卿夢錫衡陽

蔡氏

舉行父

林氏

賜聞一

黃氏

卓先之

符氏

叔舜功

曾氏

祖道

李氏

處謙

陳氏

仲蔚

胡氏

叔器

王氏

庚

程氏

任道

纂註引用諸書

爾雅

周禮

家語

老子

春秋左氏傳

國語

公羊傳

穀梁傳

詩疏

禮記

史記

漢書

南史

地志

說文

釋文

玉篇

廣韻

纂註引用諸家姓氏

孔氏

安國  
子國

古註

孔氏

穎達  
仲達

註疏

伏生

勝

五行傳

賈氏

誼

劉氏

向  
子政

夏侯氏

勝  
長公

孔氏

光  
子夏

揚氏

雄  
子雲

法言

馬氏

融  
季長

訓解

鄭氏

玄  
康成

訓解

高堂氏

隆升平

賈氏

遠景伯

王氏

弼輔嗣

易解

王氏

肅元雍

訓解

皇甫氏

諡士安

顧氏

顏氏

師古籀

史註

李氏

白太白

文集

柳氏

宗元子厚

文集

劉氏

禹錫夢得

文集

胡氏

旦

解說

顧氏

臨子敦

歐陽氏

修永叔

泰誓論

劉氏

敞原父

經說

陸氏

佃農師

范氏

純仁堯夫

雜著



王氏 安石 介甫

全解

蘇氏 洵 明允 老泉

洪範論

蘇氏 軾 子瞻

全解

蘇氏 轍 子由

經論

沈氏 括 存中

文集筆談

孫氏 覺 莘老

全解

家氏 復禮

經說

葉氏 少蘊 石林

全解

陳氏 鵬飛 少南

全解

王氏 日休 龍舒

全解

蔡氏 元度

全解

張氏 九成 橫浦 子韶

全解

張氏 綱 彥政

全解

宋氏 遠孫 靜吉 仲山

語錄

王氏 十朋 龜齡 梅溪

全解

林氏 之奇 少穎

全解

陳氏

傅良君舉

止齋

書抄

夏氏

傑元肅

柯山

全解

薛氏

聲明

全解

張氏

庭堅才叔

經義

胡氏

仲

解義

上官氏

公裕

解說

張氏

沂

經說

張氏

景晦叔

書說

李氏

李氏

楞迂仲

詩解

潘氏

衡

書說

高氏

閱

經說

彭氏

汝礪器資

劉氏

一止若溪行簡

經說

馮氏

時可當可

易說

唐氏

聖任

全解

張氏

震  
真父

小傳

姜氏

如晦  
彌明  
月溪

小傳

程氏

大昌

禹貢論

史氏

仲午  
正父

書說

劉氏

貞  
子有

橫舟

講業

史氏

浙  
鴻漸

書說

鄒氏

補之

書說

李氏

子才  
子謙  
眉山

全解

陳氏

經

三山

全解

陳氏

梅叟

永嘉

書說

鄭氏

景望

永嘉

鄭氏

永嘉

陳氏

賓

經說

張氏

文蔚

經說

袁氏

默  
思正

全解

侯氏

甫

經說

葛氏興仁

成氏申之

眉山集四百家解

吳氏棫

才老新安裨傳

馬氏子嚴

古洲建安

陳氏大猷 更齋

集傳

吳氏泳

鶴林

蕭氏滋

任氏淵

朱氏方大

施氏

徐氏

楊氏

孫氏

曾氏

周子惇頤 茂叔

濂溪

通書

程子頤 正叔

伊川

經說遺書

張子

載子厚

橫渠

正蒙理窟

邵氏

雍堯夫

康節

經世書語錄

司馬氏

光涑水君實

文集

楊氏

時中立

龜山

朱氏

震漢上子發

易解

范氏

祖禹太史淳父

講義解說

呂氏

大臨芸閣與叔

經解語錄

張氏

行成觀物文饒

經說

劉氏

安世元城器之大名

語錄

胡氏

安國文定公康侯建安

春秋傳

胡氏

宏仁仲五峯

皇王大紀

張氏

拭敬夫南軒廣漢

文集語孟解

呂氏

祖謙東萊伯恭金華

書說

楊氏

萬里誠齋廷秀廬陵

易傳

王氏

炎晦叔新安

雙溪全解

李氏

舜臣隆山子思四川

小傳

蔡氏

元定 西山  
季通 建安

洪範解

黃氏

榦 勉齋  
直卿 三山

書說

董氏

夢程 介軒  
九萬 番禺

雜著

董氏

琮 復齋  
玉振 番禺

集義

鄒氏

近仁 歸軒  
魯卿 番禺

禹貢集說

真氏

德秀 西山  
景元 浦城

讀書記

魏氏

了翁 鶴山  
華父 臨邛

師友雅言

沈氏

貴瑤 毅齋  
誠叔 番禺

雜著

余氏

九成 三峯  
鳳儀 建安

書說

程氏

實之  
士華 番禺

答柴中行問

程氏

若庸 徽菴  
遠原 新安

講義

滕氏

和叔 新安

尚書大意

許氏

月卿 山屋  
太空 新安

雜說

馬氏

廷鸞 碧梧  
翔仲 番禺

蔡傳會編

李氏

謹思 養吾  
明通 番禺

經論

方氏

回 虛谷  
萬里 紫陽

文集

齊氏

夢龍 節初 覺翁 番禺

雜著

李氏

次僧 鳳林 元珙 彦珍 合沙

洪範精義

章氏

約齋

禹貢告成書

鄭氏

元珙 彦珍 合沙

禹治水譜

金氏

履祥 仁山 吉父 金華

尚書表註

吳氏

澂 草廬 幼清 臨川

尚書纂言

熊氏

禾 退齋 去非 武夷

書說

胡氏

一桂 雙湖 庭芳 新安

書說

王氏

希旦 葵初 愈明 番禺

書說

許氏

謙 白雲 益之 東陽

尚書叢說

陳氏

櫟 定宇 壽翁 新安

書解折衷

余氏

芑舒 息齋 德新 番禺

讀蔡傳疑

程氏

直方 前村 道大 新安

蔡傳辨正

程氏

葆舒 番禺 虛綠

蔡傳訂誤

陳氏

師凱 廬山

蔡傳旁通

陳氏

普 懼齋 尚德 三山

閏講

吳氏

亨壽

新安

閏講

金氏

燧

番禺

閏講星說

余氏

鑰

實翁  
脩水

歷象管窺

牟氏

應龍

成父  
陵陽

九經音考

王氏

道

澗水

書傳音釋

鄒氏

季友  
普昭

番禺

書傳音釋



欽定四庫全書蒼要卷六百九十二

經部

書傳輯錄纂註

元 董鼎 撰

書傳序

漢孔安國曰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

陸氏曰伏羲風姓以木德王即

太皞也書契刻木而書其側以約事也易繫辭云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文文字也籍書籍纂註楊氏易傳曰三三古之天地字也曷由知之也坎離知之偃之爲三三立之爲水火若雷

風山澤之字亦然故漢書坤字作𡗗八字立而聲畫不可勝窮矣豈特鳥跡哉後世草書天字作𠄎即三也○新安胡氏曰黃帝時始有字則黃帝以前伏犧皆無字也今則有之者文籍既生之後而作也

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

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至於夏商周之書雖

設教不倫雅誥與義其歸一揆是故歷代寶之以爲

大訓

陸氏曰神農炎帝也姜姓以火德王黃帝軒轅也姬姓以土德王一號有熊氏墳大也少昊金

天氏名摯己姓黃帝之子以金德王顓頊高陽氏姬姓黃帝之孫以水德王高辛帝嚳也黃帝之曾孫姬姓以木德王唐帝堯也姓伊耆氏帝嚳之子初爲唐侯後爲天子都陶故號陶唐氏以火德王虞帝舜也

姓姚氏國號有虞顓頊六世孫以土德王夏禹有天  
下之號也以金德王高湯有天下之號也亦號殷以  
水德王周文王武王有天下之號也亦號周以  
之號也以木德王揆度也

輯錄

仲蔚問三皇所說甚多當以何者為

是先生曰無處理會當且依孔安國之說五峯以為  
天皇堯人皇而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為五帝却無

顓頊高辛之數要之也不便如此說義剛問同  
前先生曰只依孔安國之說然五峯以義農黃唐虞

作五帝云據易繫辭當纂註愚謂周禮外史掌三皇  
如此要之不必如此

纂註

愚謂周禮外史掌三皇

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則三皇有書明矣而孔子  
則云包羲氏始畫八卦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  
之以書契是包羲以前且未有字安得有書如此則  
三墳為伏羲神農黃帝之書安國之說近是自伏羲  
至堯舜八聖人者固皆主宰天下之帝也而以其道  
之大則義農黃又謂之三皇其實一也少昊以下為

君莫盛於堯舜故書惟取二典堯舜以前立法蓋始於伏羲故易兼言五帝而黃帝亦曰帝皇之與帝初非本有定名而不可通稱也王氏曰君天下之號有三皇言大帝言諦王言公不過以殊徽號而非有所優劣也惟邵子經世乃有皇帝王霸之分然亦以論其世耳朱子曰當且依孔安國斯言盡之八卦

之說謂之八索求其義也九州之志謂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風氣所宜皆聚此書也春秋左氏傳曰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

即謂上世帝王遺書也

陸氏曰索求也倚相楚靈王時史官也

纂註

唐孔

氏曰丘索不知在何代故直總言帝王

先君孔子生於周末觀史籍之

煩文懼覽之者不一遂乃定禮樂明舊章刪詩爲三百篇約史記而修春秋讚易道以黜八索述職方以

除九丘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訖于周芟夷煩亂  
剪截浮辭舉其宏綱撮其機要足以垂世立教典謨  
訓誥誓命之文凡百篇所以恢弘至道示人主以軌  
範也帝王之制坦然明白可舉而行三千之徒並受

其義

程子曰所謂大道若性與天道之說聖人豈得而去之哉若言陰陽四時七政五行之道亦必

至要之理非如後世之繁衍末術也固亦常道聖人所以不去也或者所謂義農之書乃後人稱述當時

之事失其義理如許行爲神農之言及陰陽權變醫  
方稱黃帝之說耳此聖人所以去之也五典既皆常  
道又去其三蓋上古雖已有文字而制立法度爲治  
有迹得以紀載有史官以識其事自堯始耳○今案  
周禮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周公所錄必非僞妄而  
春秋時三墳五典八索九丘之書猶有存者若果全  
備孔子亦不應悉刪去之或其簡編脫落不可通曉  
或是孔子所見止自唐虞以下不可知耳今亦不必  
深究其輯錄至之問書斷自唐虞以下須是孔子意  
說也 輯錄曰也不可不知且如三皇之書言大道有  
何不可便刪去五帝之書言常道少昊顓頊高辛有  
何不可便刪去此皆不可曉也 道夫 典謨之書恐是  
曾經史官潤色來如周誥等篇恐只似如今榜文曉  
諭俗人者方言俚語隨地隨時各有不同林少穎嘗  
曰如今人即日伏惟尊候萬福使古人聞之亦不知  
是何等說話 儒用尚書諸命皆分曉蓋如今制誥是

朝廷做底文字諸誥皆難曉蓋是與下民說話後來  
追錄而成之方子書難曉者只是當時說話自是如  
此當時人曉得後人乃以爲難曉爾若使古人見今  
人俗語却理會不得也以其間頭緒多若去做文字  
時說不盡故只直記其言語而已廣書有兩體有極  
分曉者有極難曉者某恐如盤庚周誥多方多士之  
類是當時召之來而面命之面教告之自是當時一  
類說話至於旅葬畢命微子之命君陳君牙罔命之  
屬則是當時修其辭命所以當時百姓都曉得者有  
今時老師宿儒所不曉也今人之所曉者未必當時  
之人識其辭義也道夫淳問周誥辭語艱澁如何看  
先生曰此等是不可曉林擇之說艾軒以爲方言曰  
只是古語如此竊意當時風俗恁地說話人便都曉  
得如這物事喚做甚物事今風俗不喚作這物事便  
曉他不得如蔡仲之命君牙等篇乃當時與卿大夫  
語似今翰林所作制誥之文故甚易曉如誥是與民

語乃今官司行移曉諭文字有帶時語在其中纂註者今但曉其可曉者其不可曉者則闕之可也  
唐孔氏曰安國是孔子十一世孫上尊先祖故曰先君孔子周靈王時生敬王時卒故云周末職方即周禮也○愚案陸氏以六體分正攝蓋以典謨訓誥誓命名篇者為正不以名篇而在六體之類者為攝然古之為書者隨時書事因事成言取辭之達意而已豈如後之作文者求必合體制也孔氏以六體言大槩已舉雖不以六字名篇合其類則是亦正也何以攝為至若唐孔氏以征貢歌範足為十例亦不必從善乎林氏謂讀書在求帝王之心以充修齊治平之道體例安足言哉

及秦始皇滅先

代典籍焚書坑儒天下學士逃難解散我先人用藏

其家書于屋壁

秦國名始皇名政并六國為天子自號始皇帝焚詩書在三十四年坑儒



在三十五年顏師古曰家語云孔騰字子襄畏秦法峻急藏尚書孝經論語於夫子舊堂壁中而漢記尹敏傳云孔鮒所藏二纂註唐孔氏曰秦紀始皇三十說不同未知孰是四年因置酒於咸陽宮丞

相李斯奏請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為城旦制曰可三十五年以方士盧生求仙藥不得以為誹謗諸生連相告引四百六十餘人坑之咸陽又衛宏古文奇字序云秦改古文以為篆隸多誹謗者秦患天下不從而召諸生至者皆拜為郎凡七百人又密令冬月種瓜驪山硯谷中溫處瓜實乃令人上書曰冬瓜有實詔天下博士諸生說之人人各異則皆使往視之而為伏機諸生方相論難因發機填以土史記孔子世家云孔子生鯉伯魚鯉生伋子思伋生白子上白生求子家求生箕子京箕生穿子高穿生慎子順為魏相慎生鮒為陳涉博士鮒弟騰子

襄爲惠帝博士長沙太守騰生中中生武武生延陵  
及安國安國爲武帝博士臨淮太守○新安陳氏曰  
案鮒騰兄弟兩藏書必同謀  
謂鮒藏可也謂騰藏亦可也漢室龍興開設學校旁

求儒雅以闡大猷濟南伏生年過九十失其本經口  
以傳授裁二十餘篇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百篇

之義世莫得聞

漢藝文志云尚書經二十九卷註云伏生所授者儒林傳云伏生名勝爲

秦博士以秦時禁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大兵起流亡  
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即以教  
於齊魯之間孝文時求能治尚書者天下無有聞伏  
生治之欲召時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於是詔太  
常使掌故晁錯往受之顏師古曰衛宏定古文尚書  
序云伏生老不能正言言不可曉使其女傳言教錯

齊人語多與頴川異錯所不知凡十二三略以其意屬讀而已陸氏曰二十餘篇即馬鄭所註二十九篇是也孔頴達曰泰誓本非伏生所傳武帝之世始出而得行史因以入於伏生所傳之內故云二十九篇也○今案此序言伏生失其本經口以傳授漢書乃言初亦壁藏而後亡數十篇其說與此序不同蓋傳聞異辭爾至於篇數亦復不同者伏生本但有堯典臯陶謨禹貢甘誓湯誓盤庚高宗彤日西伯戡黎微子牧誓洪範金縢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方多士立政無逸君奭顧命呂刑文侯之命費誓泰誓凡二十八篇今加泰誓一篇故爲二十九篇耳其泰誓真偽之說詳見本篇此未暇論也 輯錄伯豐問尚書古文今文有優劣否曰孔壁之傳漢時人却不傳只是司馬遷曾師授如伏生尚書漢世却多傳者晁錯以伏生不曾出其女口授有齊音不可曉者以意屬成此載於史者及觀經傳及孟子引享

多儀出自大誥却無差只疑伏生偏記得難底却不  
記得易底然有一說可論難易古人文字有一般如  
今人書簡說話雜以方言一時記錄者有一般是做  
出告戒之命者疑盤庚之類是一時告語百姓盤庚  
勸諭百姓遷都之類是出於記錄至於蔡仲之命微  
子之命罔命之屬或出當時做成底詔誥文字如後  
世朝廷詞臣所爲者又問尚書未有解曰便是有費  
力處其間用字亦有不可曉處當時爲伏生是濟南  
人晁錯却穎川人止得於其女口授有不曉其言以  
意屬讀然而傳記所引却與尚書所載又無不同只  
是孔壁所藏者皆易曉伏生所記者皆難曉如堯典  
舜典臯陶謨益稷出於伏生便有難曉處如載采采  
之類大禹謨便易曉如五子之歌胤征有甚難記却  
記不得至如泰誓武成皆易曉只牧誓中便難曉如  
五步六步之類如大誥康誥夾著微子之命穆王之  
時罔命君牙易曉到呂刑亦難曉因甚只記得難底

却不記得易底纂註

唐孔氏曰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此文繼伏生之下則知尚

字乃伏生之所加也尚訓為上○夏氏曰此上代之書為後世所慕尚故曰尚書

至魯共王

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居於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論語孝經皆科斗文字王又升孔子堂聞金石絲竹之音乃不壞宅悉以書還孔氏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以所聞伏生之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為隸古定更以竹簡寫之增多伏生二十五篇伏生又以舜典合於堯典益

稷合於皋陶謨盤庚三篇合爲一康王之誥合於顧  
命復出此篇并序凡五十九篇爲四十六卷其餘錯  
亂摩滅弗可復知悉上送官藏之書府以待能者

陸氏

曰共王漢景帝子名餘傳謂春秋也一云周易十翼  
非經謂之傳科斗蟲名蝦蟇子書形似之爲隸古定  
謂用隸書以易古文吳氏曰伏生傳於既耄之時而  
安國爲隸古又特定其所可知者而一篇之中一簡  
之內其不可知者蓋不無矣乃欲以是盡求作書之  
本意與夫本末先後之義其亦可謂難矣而安國所  
增多之書今篇目具在皆文從字順非若伏生之書  
詰曲聾牙至有不可讀者夫四代之書作者不一乃  
至二人之手而遂定爲二體乎其亦難言矣二十五  
篇者謂大禹謨五子之歌胤征仲虺之誥湯誥伊訓

太甲三篇咸有一德說命三篇泰誓三篇武成旅獒  
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周官君陳畢命君牙罔命也復  
出者舜典益稷盤庚三篇康王之誥凡五篇又百篇  
之序自爲一篇共五十九篇即今所行五十八篇而  
以序冠篇首者也爲四十六卷者孔疏以爲同序者  
同卷異序者異卷同序者太甲盤庚說命泰誓皆三  
篇共序凡十二篇只四卷又大禹皋陶謨益稷康誥  
酒誥梓材亦各三篇共序凡六篇只二卷外四十篇  
篇各有序凡四十卷通共序者六卷故爲四十六卷  
也其餘錯亂磨滅者汨作九共九篇橐籥帝嚳釐沃  
湯征汝鳩汝方夏社疑至臣扈典寶明君肆命徂后  
沃丁咸乂四篇伊陟原命仲丁河亶甲祖乙高宗之  
訓分器旅巢命歸禾嘉禾成王政將蒲緝錄因論伏  
姑賄肅慎之命亳姑凡四十二篇今已輯錄生書多  
艱澀難曉孔安國壁中書却平易易曉或者以謂伏  
生口授女子故多錯誤此不然今古書傳中所引書

語已皆如此不可曉沈僩問如史記引周書將欲取之必固與之之類此必非聖賢語曰此出於老子疑當時自有一般書如此故老子五千言撮其言取其與己意合者則人之耳倘問林少穎說盤詰之類皆伏生口授如何答曰此亦可疑蓋書有古文有今文今文乃伏生口傳古文乃壁中之書大禹謨說命高宗彤日西伯戡黎泰誓等篇凡易讀者皆古文況又是科斗書以伏生書字文考之方讀得豈有數百年壁中之物安得不訛損一字又却是伏生記得者難讀此尤可疑今人作全書解必不是大雅纂註唐孔氏曰凡書非經則謂之傳言及傳論語孝經正謂孝經論語是傳也漢武帝謂東方朔云傳曰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又漢東平王雲與其大師策書云傳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又成帝賜翟方進策書云傳曰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貞也是漢世通謂孝經論語爲傳也聞金石絲竹之音懼其神異乃止不敢壞



宅○或曰孔子子孫雖遭壞宅而不廢禮樂之常如漢兵欲屠魯而猶聞絃誦聲共王所以有感而不壞宅也○馬永卿問劉元城曰前漢儒林傳云孔氏有古文尚書孔安國以今文字讀之因以起其家竊恐今之尚書非古文也先生曰是也古文尚書乃科斗科斗變爲大篆大篆變爲小篆小篆變爲隸書所謂今文字乃漢之隸書也故尚書序云爲隸古定其去科斗遠矣

承詔爲五十九篇作

傳於是遂研精覃思博考經籍採摭羣言以立訓傳約文申義敷暢厥旨庶幾有補於將來書序序所以爲作者之意昭然義見宜相附近故引之各冠其篇

首定五十八篇

詳此章雖說書序序所以爲作者之意而未嘗以爲孔子所作至劉歆班

固始以爲既畢會國有巫蠱事經籍道息用不復以孔子所作

聞傳之子孫以貽後代若好古博雅君子與我同志

亦所不隱也

陸氏曰漢武帝未征和中江充造蠱敗戾太子○今案安國此序不類西京文

字疑或後人所託然無據未敢必也以輯錄書序恐其本末頗詳故備載之讀者宜考焉

不是孔

安國做漢文粗枝大葉今書序細膩只似六朝時文字小序斷不是孔子做義剛又曰只是魏晉人文字

陳同父亦如此說庚尚書孔安國註某疑決非孔安

國所註蓋文字固善不是西漢人文章安國漢武帝

時文章豈如此但有太麤處決不如此固善也亦非

後漢文卓尚書孔安國傳此恐是魏晉間人所作託

安國爲名與毛公詩傳大段不同如孔叢子亦然皆

是那一時人所爲廣傳之子孫以貽後代漢時無這

般文章義明孔安國解經最亂道者得只是孔叢子  
等做出來泳因說書云某嘗疑孔安國書是假書比

毛公傳如此高簡大段爭事漢儒訓釋文字多是如  
此有疑則闕今此却盡釋之豈有千百年前人說底  
詰收拾於灰燼屋壁中與口傳之餘更無一字訛舛  
理會不得如此可疑也兼小序皆可疑堯典一篇自  
說堯一代爲治之次序至讓于舜方止今却說是讓  
于舜後方作舜典亦是見一代政事之終始却說歷  
試諸艱是爲要受禪時作也至後諸篇皆然況他先  
漢文章重厚有力量他今大序格致極輕却疑是晉  
宋間文章況孔書至東晉間方出前此諸儒皆不曾  
見可疑之甚大雅書小序亦非孔子作與詩小序同  
廣小序決非孔門之舊安國序亦決非西漢文章向  
來語人人多不解惟陳同父聞之無疑要是渠識得  
文字體製意度耳各孫季和又纂註唐孔氏曰蠱者  
曰書序不可信伏生時無之

則藥毒害人與行符厭俗爲魅令人盡惑天年傷性者皆是也以蠱皆巫之所爲故曰巫蠱○元城劉氏曰今之書乃漢所謂尚書若復求孔子所定之書今不見矣漢承秦火之後諸儒各以所學談經或得或失然各自名家自濟南伏生以降不獨一人就其中取之獨孔安國古文尚書尤勝諸家則今尚書是也○林氏曰孔傳或遭巫蠱而不出杜預註左傳韋昭註國語趙岐註孟子凡所舉書出二十五篇中皆指爲逸書實未嘗逸也賈馬鄭服亦皆不見古文尚書至晉齊間其書漸出及隋開皇二年求遺書得舜典然後五十八篇方備孔氏書始出皆用隸書至唐天寶三載詔衛衡改古文從今文今之所傳乃唐天寶所定本也○愚案世傳古文尚書呂汲公跋謂天寶前本字多奇古與蔡傳及諸書所引皆合漢書

藝文志云書者古之號今號今於衆其言不立具則

聽受施行者弗曉古文讀應爾雅故解古今語而可

知也

括蒼葉夢得曰尚書文皆奇澀非作文者故欲如此蓋當時語自爾也今案此說是也大抵書

文訓誥多艱澀而誓命多平易蓋訓誥皆是記錄當時號令於衆之本語故其間多有方言及古語在當時則人所共曉而於今世反爲難知誓命則是當時史官所撰際括潤色粗有體制故在今日亦不難曉

耳

孔穎達曰孔君作傳值巫蠱不行以終前漢諸儒

知孔本五十八篇不見孔傳遂有張霸之徒僞作舜典汨作九共九篇大禹謨益稷五子之歌胤征湯誥咸有一德典寶伊訓肆命原命武成旅獒罔命二十

四篇除九共九篇共卷爲十六卷蓋亦略見百篇之序故以伏生二十八篇者復出舜典益稷盤庚二篇康王之誥及秦誓共爲三十四篇而僞作此二十四篇十六卷附以求合於孔氏之五十八篇四十六卷之數也劉向班固劉歆賈逵馬融鄭玄之徒皆不見真古文而誤以此爲古文之書服虔杜預亦不之見至晉王肅始似竊見而晉書又云鄭沖以古文授蘇愉愉授梁柳柳之內兄皇甫謐又從柳得之而柳又

以授臧曹曹始授梅賾賾乃於前晉奏上其書而施

行焉

漢書所引秦誓云誣神者殃及三世又云立功立事惟以永年疑即武帝之世所得者律歷志

所引伊訓畢命字畫有與古文略同者疑伏生口傳而晁錯所屬讀者其引武成則伏生無此篇必張霸所僞作

纂註

碧梧馬氏曰案孔傳所言則古文書其經已送之王官藏之中秘其傳則遭巫

蠱而不復上聞藏之私家者也以其未立於學官是以經伏而傳不行於世耳是則所謂古文書豈惟未嘗逸蓋亦未嘗不在王官也劉歆移太常書所謂藏於秘府伏而未發者是也中秘書非世儒所得見宜乎後之引古文書者皆不得其真若杜韋趙註諸書所引皆指爲逸書也如是幾七百年而後傳斯文之興喪可畏哉

今案漢儒以伏生之書爲今文而後安國之

書爲古文以今考之則今文多艱澀而古文反平易  
或者以爲今文自伏生女子口授晁錯時失之則先  
秦古書所引之文皆已如此恐其未必然也或者以  
爲記錄之實語難工而潤色之雅辭易好故訓誥誓  
命有難易之不同此爲近之然伏生背文暗誦乃偏  
得其所難而安國考定於科斗古書錯亂磨滅之餘  
反專得其所易則又有不可曉者至於諸序之文或  
頗與經不合而安國之序又絕不類西京文字亦皆



可疑獨諸序之本不先經則賴安國之序而見故今定此本壹以諸篇本文爲經而復合序篇於後使覽者得見聖經之舊而又集傳其所可知姑闕其所不

可知者云纂註

愚謂帝王之書歷代所寶天下家傳人誦之人生八歲入小學教之以詩

書六藝之文即此書也蓋自孔子以前則然矣孔子初志本期道行於天下亦未肯止於刪詩定書而已及既老而道不行然後始及於此所以斷自唐虞訖於周者蓋以前乎五帝爲三皇世尚洪荒非後世所可考後乎三王爲五伯習尚權譎又非聖人所忍爲故惟自唐訖周而百篇之書定自是誦習者簡要而不繁舉行者中正而無弊此夫子之意也若夫一書之中其於明德新民之綱修齊治平之目即堯典已

盡其要而危微精一四言所以開知行之端主善協  
一四言所以示博約之義務學則說命其入道之門  
爲治則洪範其經世之要也他如齊天運則有義和  
之歷定地理則有禹貢之篇正官僚則有周官之制  
度修己任人則有無逸立政諸書煨盡壞爛之餘百  
篇僅存其半而宏綱實用尚如此故嘗謂六經莫古  
於書易雖始於伏羲然有卦未有辭辭始於文王爾  
六經莫備於書五經各主一事而作耳易主卜筮即  
洪範之稽疑也禮主節文即虞書之五禮也詩主詠  
歌即后夔之樂教也周禮設官即周官六卿率屬之  
事也春秋褒貶即臯謨命德討罪之權也五經各主  
帝王政事之一端書則備紀帝王政事之全體修齊  
治平之規模事業盡在此  
書學者其可不盡心焉

欽定四庫全書蒼要卷六百九十三

經部

書傳輯錄纂注

元 董鼎 撰

書序

漢劉歆曰孔子修易序書班固曰孔子纂書凡百篇而爲之序言其作意今考序文於見存之篇雖頗依文立義而識見淺陋無所發明其間至有與經相戾者於已亡之篇則依阿簡略尤無所補其非孔子所作明甚顧世代久遠不可復知然孔安國雖云得之壁中而亦未嘗以爲孔子所作但謂書序序所以爲作者之意與討論墳典等語隔越不屬意亦可見今姑依安國

壁中之舊復合序爲一篇以附  
卷末而疏其可疑者於下云

昔在帝堯聰明文思光宅天下將遜于位讓于虞舜作

堯典

聰明文思欽明文思也光宅天下光被四表也將遜于位讓于虞舜以虞書也作者追言作書之意

如此纂註

芸閣呂氏曰宅謂居而有之光宅天下猶言光有天下碧梧馬氏曰此所謂書序也林少

穎謂昔在者篇首起語之辭書序自爲一篇故以昔在帝堯起於篇首如孔氏序云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今案堯典之後接舜典則曰虞舜側微云云接禹謨則曰皋陶矢厥謨禹成厥功云云益足證古序自爲一篇而相續之辭如此蓋史氏舊文也又案維昔黃帝法天則地四聖遵序各成法度唐堯遜位虞舜不台厥美帝功萬世載之作五帝本紀第一此太史公五帝本紀序傳之文與今書序堯典之說一也是皆古策書史官之

序語如此今史記序傳亦自爲一篇

○虞舜側微堯聞之聰明將使嗣位

歷試諸難作舜典

側微微賤也歷試徧試之也諸難五典百揆四門大麓之事也今案舜典

一篇備載一代政治之終始而序止謂歷試諸難作舜典豈足以盡一篇之義哉

○帝釐下土

方設居方別生分類作汨作九共九篇豪飫

漢孔氏曰言舜理四

方諸侯各設其官居其方生姓也別其姓族分其類使相從也汨始作興也言治民之功興也豪勞飫賜也凡

十一篇亡今案十一篇共只一序如此亦不可曉

輯錄

方設居方逐方各設其居方之道九共九篇劉

侍讀以共爲丘言九丘也人傑道夫問張子以別生分

類爲明庶物察人倫恐未安曰書序本無證據今引來

解說更無

纂註

唐孔氏曰凡此皆不見其經暗射無以考中孔氏順其文爲傳耳是非不可知

理會了

也他皆倣此葉氏曰別生因生以賜姓也分類胙土以命氏也故禹平水土後亦曰錫土姓陳氏經曰隨方別居方之法如所謂量地制邑度地居民

○皋陶天厥謨禹成厥功帝舜申

之作大禹皋陶謨益稷

矢陳申重也序書者徒知皋陶以謨名禹以功稱而篇中有來

禹女亦昌言與時乃功懋哉之語遂以爲舜申禹使有言申皋陶使有功其淺近如此而不知禹曷嘗無言皋陶曷嘗無功是豈足以輯錄大禹謨序帝舜申之序者知禹皋陶之精微者哉

輯錄

大禹謨序帝舜申之序者之意見書中皋陶陳謨了

帝曰來禹汝亦昌言故先說皋陶天厥謨禹成厥功帝又使禹亦陳昌言耳今書序固不能得書意後來說書者又不曉序者之意只管穿鑿求巧妙耳廣帝舜申之說亦嘗疑之既而考其文則此序乃三篇之序也皋陶天厥謨即謂皋陶謨篇也禹成厥功即謂大禹謨篇也陳九功之事故曰成厥功也申重也帝舜因皋陶陳

九德而禹俞之因復申命禹曰來禹汝亦昌言而禹遂陳益稷篇中之語此一句序益稷篇也以此讀之文意

甚明不煩生意答任尚書小序不是孔子作只是周秦

間低手人作然後人亦自理會他本義未得且如禹謨

序申重也序者本意先說皋陶後說禹謂舜欲令禹重

說故將申字繫禹字蓋伏生書以益稷合於皋陶謨而

思日贊贊襄哉與帝曰來禹汝亦昌言相連申之二字

便見是舜令禹重言之意此是序者本意今人都不如

此說說得雖多 ○禹別九州隨山濬川任土作貢別分

皆非其本意也

九州疆界是也隨山者隨山之勢濬川者纂註呂氏曰

濬川之流任土者任土地所宜而制貢也先別九

州使疆界既定水乃可治隨山有兩說一謂水源皆出

於山山脉與水脉通隨山即所以導水一謂隨山開道

以觀水勢而治之隨山濬川見禹之智任土作貢見禹

之仁陳氏大猷曰隨與任所謂行其所無事也隨其土

之所有而不責其所無是謂任土

○啓與有扈戰于甘之野作甘誓

經曰

大戰于甘者甚有扈之辭也序書者宜若春秋筆然春秋桓王失政與鄭戰於繻葛夫子猶書王伐鄭不曰與不曰戰者以存天下之防也以啓之賢征有扈之無道正禮樂征伐自天子出也序書者曰與曰戰若敵國者何哉孰謂書序為夫子作乎

○太康失邦昆弟五人須于洛汭作五

子之歌

經文已明此但疣贅耳下文不註者倣此

纂註

碧梧馬氏曰五子作歌之由史臣元載詳

矣書序本自為一篇安國引以各冠篇首予謂如湯誓大誥等初未嘗言所作之意而引序以冠之此為得體否則安知是篇何自而作乎至五子歌旅葵之類復加以序之云云則為贅矣所冠之序是非蓋相半也○愚

謂五子作歌可也作五子之歌者又誰歟

○羲和湎淫廢時亂日脣往征之



作胤征

以經考之義和蓋黨羿惡仲康畏羿之強不敢正其罪而誅之止責其廢厥職荒厥邑爾序書

者不明此意亦曰酒淫廢時亂日亦有所畏而不敢正其罪邪

纂註

新安陳氏曰廢時失分至之節亂日

秦甲乙之序

○自契至於成湯八遷湯始居亳從先王居作

帝告釐沃纂註

新安陳氏曰契帝嚳子舜封之商賜姓子嚳元都亳帝告疑即帝嚳釐理治沃

沃饒之土也

○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征之作湯征○伊

尹去亳適夏既醜有夏復歸于亳入自北門乃遇汝鳩

汝方作汝鳩汝方

漢孔氏曰先王帝嚳也醜惡也不期而會曰遇鳩方二臣名五篇亡

○

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陲遂與桀戰于鳴條之野作湯誓

以伊尹爲首稱者得之咸有一德亦曰惟尹躬暨湯咸  
有一德陋在河曲之陽鳴條在安邑之西升自陟義未  
詳漢孔氏遂以爲出其不輯錄問湯誓升自陟先儒以  
意亦序意有以啓其陋歟爲出其不意如何先生  
曰此乃序說經無明文要之今不的見陋是何地何以  
辨其正道竒道湯武之興決不如後世之譎詐若陋是  
取道近亦何必迂路大抵讀書須求其要處如食肉畢  
竟內中有滋味有人却要於骨頭上咀嚼縱得些肉亦  
能多少古人所謂味道之腴最有理可學因問凡  
書傳中如此者皆可且置之先生曰固當然可學纂註  
蘇氏曰升陟以戰記事之實猶秦誓師渡孟津而已林  
氏曰誓而後升陟戰鳴條非如甘誓牧誓臨陳誓戰地  
也序蓋以爲○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疑至  
戰時誓非矣

臣扈

程子曰聖人不容有妄舉湯始欲遷社衆議以爲  
不可而不遷是湯有妄舉也蓋不可者湯不可之

也唐孔氏以於時有議論其事者詳序文以爲欲遷者  
湯欲之也恐未必如程子所言要之序非聖人之徒自  
不足以知聖纂註唐孔氏曰疑至臣扈二臣名程子曰  
人也三篇亡湯以爲國既亡則社自當遷然遷之  
不若不遷之愈故但屋之春秋書亳社災是魯有亳社  
屋之故有火災也記喪國之社屋之張氏曰欲遷社者  
草變之義卒不遷者忠厚之仁新安陳氏曰孔註謂後  
世無及勾龍者故不可而止此易社神非遷社也書已  
本無所考據以序意詳之初欲遷夏社作夏社篇繼以  
二臣之議而止故又作疑至臣扈篇自商初不遷夏社  
垂爲後法周遂亦不遷商社所以亳社春秋猶存焉忠  
厚之仁監戒之義蓋兩得之始以爲可卒也不可縱以  
人言而不可主之者亦湯也

○夏師敗績湯遂從之遂

伐三朶倂厥寶玉詛伯仲伯作典寶

三朶國名今定陶也倂取也倂厥寶

玉恐亦非聖人所急篇亡

**纂註**

孔氏曰桀走保三股典寶國之常寶也唐孔氏曰桀載寶而行棄於三股

葉氏曰非貪其寶也國之庸器也則非以珍異爲寶可知矣陳氏傳良曰寶玉夏后氏之璜之類也張氏曰二

臣之書意以傷桀而戒湯也

○湯歸自夏至于大坰仲虺作誥

大坰地名

**纂註**

李氏舜臣曰湯未及國而負深慙疑若不可歸以見國人者仲虺憂其一慙之不忍將自沮而害新

政故亟開釋之若曰是役也順天命應人心不邇不殖官賞與賢共之非貪一世之利爲己私此心彰信久矣無以慙爲也王姑置是念日新厥德云云否則何但止於一慙哉廣哉斯言湯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非取仲虺之言而誰歟

○湯既黜夏命復歸于亳作湯誥咎單作

**明居**

一篇

**纂註**

新安陳氏曰諸侯來朝湯告之以與天下更始序意欠明馬曰咎單爲湯司空

孔曰明居民之法未知是否

○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肆

命祖后

孟子曰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顛覆湯之典刑史記太子太丁未立而死立

太丁之弟外丙二年崩又立外丙之弟仲壬四年崩伊尹乃立太丁之子太甲序書者以經文首言奉嗣王祇見厥祖遂云成湯既沒太甲元年後世儒者以序爲孔子所作不敢非之反疑孟子所言與本紀所載是可歎也肆命祖后二篇亡吳氏曰太甲諒陰爲服仲壬之喪以是時湯葬已久仲壬在殯太甲太丁之子視仲壬爲叔父爲之後者爲之子也祇見厥祖謂至湯之廟蓋太甲既立伊尹訓於湯廟故稱祇見厥祖若止是殯前既不當稱奉亦不纂註孔氏曰湯沒而太甲立稱元年肆當稱祇見也命陳天命以戒也祖后陳往古明君以戒也新安胡氏曰案湯後有外丙仲壬二王蔡氏力主之邵子經世書又合孔註朱子孟子集註亦云二

說未知孰是

○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三年復歸

于亳思庸伊尹作太甲三篇

案孔氏云桐湯葬地也若未葬之辭蓋上文祇見厥

祖言湯在殯故此不敢爲已葬使湯果在殯則太甲固已密通其殯側矣捨殯而欲密通湯於將葬之地固無是理也孔氏之失起於伊訓序文之

纂註

新安胡氏曰思庸思用伊

尹之言也薛氏曰太甲終不變則伊尹如之何曰太甲之變天所與也尹安得不與之歸若其不變天所棄也尹安得私而與之復視天之命而我無心焉此所以爲伊尹○愚謂伊尹營桐宮爲太甲居憂之所耳序則曰伊尹放諸桐豈可以成湯放桀於南巢例之乎其君不賢則固可放亦此序啓之也

○伊尹作成

有一德○沃丁既葬伊尹于亳咎單遂訓伊尹事作沃

丁纂註

皇甫謐曰沃丁八年伊尹卒年百有餘歲○蘇氏曰咎單訓伊尹事猶曹參隨蕭何規也○陳

氏曰訓伊尹事以伊尹事訓沃丁也○李氏舜臣曰自稷契以下盡臣道者代不乏人而伊尹周公之葬獨紀

於書○伊陟相大戊亳有祥桑穀共生于朝伊陟贊于巫

咸作咸乂四篇○大戊贊于伊陟作伊陟原命纂註

汪氏

曰兆乎物者禍福特未定皆謂之祥應以德則爲福應以不德則爲禍○釋文穀楮也○孔氏曰贊告也原臣名○新安陳氏曰咸乂者以巫咸能乂王家也意此臣下自相警戒之書案史記亳有桑穀之異大戊懼伊陟曰妖不勝德大戊遂修先王之政早朝晏罷問疾弔喪三日而祥桑枯死商道復興以此觀之此數篇之意略可想見矣○仲丁遷于囂作仲丁○河亶甲居相作河亶甲

纂註

新安胡氏曰仲丁大戊子河亶甲仲丁弟

○祖乙圮于耿作祖乙

沃丁太甲

之子各單臣名伊陟伊尹之子大戊沃丁弟之子桑穀二木合生於朝七日而拱妖也巫咸臣名奭相耿皆地名奭相在河北耿在河東耿鄉河水所毀曰圮凡十篇亡

○盤庚五遷將治亳殷民

咨胥怨作盤庚三篇

以篇中有不常厥邑於今五邦序遂曰盤庚五遷然今詳於今五邦

之下繼以今不承于古罔知天之斷命則是盤庚之前已自有五遷而作序者考之不詳繆云爾也又五邦云者五國都也經言亳與相耿惟四邦耳盤庚從湯居亳不可又謂之一邦也序與經文既已差繆史記遂謂盤庚自有五遷

○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

誤人甚矣

巖作說命三篇

案經文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于天下是高宗夢得良弼形狀乃審其狀貌而



廣求於四方說築傅巖之野與形象肖似如序所云似若高宗夢得傳說姓氏又因經文有羣臣百官等語遂謂使百官營求諸野得諸傅巖非惟無補經文而反支離晦昧豈聖人之筆哉 ○高宗祭成湯

有飛雉升鼎耳而雉祖已訓諸王作高宗彤日高宗之

訓 經言彤日而序以爲祭成湯經言有雉雉而序以爲飛雉升鼎耳而雉載籍有所傳歟然經言典祀無豐

于昵則爲近廟未必成湯也宗廟都宮堂室深遠幽邃而飛雉升立鼎耳而鳴亦已異矣高宗之訓篇亡

註 孔氏曰耳不聰之異○胡氏旦曰孔謂耳不聰使雉在鼎足爲足不良乎劉謂鼎象三公小人將居公位

則用傳說 ○殷始咎周周人乘黎祖伊恐奔告于受作其小人歟

西伯戡黎 咎惡乘勝也詳祖伊所告無一言及西伯者蓋祖伊雖知周不利於商而又知周實無所

利於商序言殷始咎周似

纂註

袁氏曰周人乘其勢以戡之戡如左傳戡定禍

亦未明祖伊奔告之意

亂曰武○愚謂祖伊奔告于受蓋謂民罔弗欲喪而大

命者不至耳初無怨於周而曰殷始咎周何也經明曰

西伯而序曰

○殷既錯天命微子作誥父師少師纂註

周人何也

愚謂錯亂也如

○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師

孟子所謂逆天

渡孟津作泰誓三篇

十一年者十三年之誤也序本依放經文無所發明偶三誤而為一

漢孔氏遂以為十一年觀兵十三年伐紂武王觀兵是

以臣脅君也張子曰此事間不容髮一日而命未絕則

是君臣當日而命絕則為獨夫豈有觀兵二年而後始

伐之哉蓋泰誓序文既有十一年之誤而篇中又有觀

政于商之語偽泰誓得之傳聞故上篇言觀兵之其次

篇言伐紂之事司馬遷作周本紀因亦謂十一年觀兵

十三年伐紂訛謬相承展轉左驗後世儒者遂謂實然而不知武王蓋未始有十一年觀兵之事也且序言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繼以一月戊午師渡孟津則記其年其月其日之事也夫一月戊午既爲十三年之事則上文十一年之誤審矣孔氏乃離而二之於十有一年武王伐殷則釋爲觀兵之時於一月戊午師渡孟津則釋爲伐紂之時上文則年無所繫之月下文則月無所繫之年又序言十一年伐殷而孔氏乃謂十一年觀兵十三年伐殷是蓋繆中之繆遂使武王蒙數千百年脅君之惡一字之誤其流害一至於此哉纂註愚泰誓三篇斷然非一時所作序謂作於一日豈理也哉

○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

三百人與受戰于牧野作牧誓

戎車馳車也古者馳車一乘則革車一乘馳車

戰車革車輜車載器械財貨衣裝者也司馬法曰一車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炊家子十人固守衣裝五人

廢養五人樵汲五人馳車七十五人草車二十五人凡  
百人二車故謂之兩三百兩三萬人也虎賁若虎賁獸  
之勇士百  
**纂註**新安陳氏曰一車兩輪故一乘車為一  
人之長也兩戎車三百兩兵車三百乘也輜車自

在兵車之外纔言戎車則必有輜車蔡氏乃謂二車故  
謂之兩誤矣一虎賁必長百人一乘車總用百人以車  
數合虎賁數蓋三萬人也○愚謂經無戎車而序乃自  
言之何也豈其附會記禮草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而  
為此序歟孟子○武王伐殷往伐歸獸識其政事作武  
蓋亦本於此歟

**成**歸獸歸馬放牛也武成所識其事之大  
者亦多矣何獨先取於歸馬放牛哉  
**纂註**吳氏曰  
或以歸

馬放牛為歸獸非也史記本紀武王克殷乃罷兵西  
歸行狩記政事作武成班固亦作歸狩當以狩為正○

武王勝殷殺受立武庚以箕子歸作洪範  
唐孔氏曰言殺受立武庚

者序自相顧為  
文未見意也

### 輯錄

江彝叟問武王勝殷殺紂不知有  
這事否先生曰據史記雖不是武

王自殺然說斬其頭懸之亦是有這事卓又曰史記載  
紂赴火死武王斬其首以懸於旌恐未必如此又問文  
王如何曰似文王也不肯恁地做了縱使文王做時也  
須做得較詳緩武王做得大故粗暴當時紂既投火了  
武王又却親去斫他頭來梟若文王恐不肯恁地這也  
難說武王做得也是有未盡處所以東坡們說他不是  
聖人雖說得太過然畢竟是有未盡處又問武王既殺  
了紂有微子賢何不立之而必自立先生不答義剛

### 纂註

孔子曰不赦而殺紂自焚也武庚一名祿父紂子  
以為王者後○程子曰武王不曾殺紂紂自殺遂

言殺紂也

○王氏炎

曰紂死而武庚不立箕子必不從

武王歸序述其始末以明箕子歸周之意○呂氏曰殷

之當勝紂之當殺武庚之當立箕子之當以歸並行而

無心循天命之正由至公之理也除天下之大害傳天

下之大法事之重一也以箕子歸以字當深玩箕子自  
言殷其淪喪我罔爲臣僕又言我不顧行遜其無臣服  
歸周之意久矣曰以箕子歸見箕子不欲歸以箕子歸  
者武王也自武王言之見其能尊德樂道屈致賢者自  
箕子言之見其道統在身欲遺範百王未  
嘗踰其不欲歸周之意而又不得不言也 ○武王既勝

殷邦諸侯班宗彝作分器

宗彝宗廟彝尊也以爲諸侯分器篇亡

纂註

左傳

昭公十二年楚靈王曰昔我先王熊繹與呂伋王孫牟  
燮父禽父並事康王四國皆有分我獨無有又十五年  
傳曰諸侯之封皆受明器於王室杜註謂明德之分器  
也○胡氏仲曰如分魯以夏后氏之璜分陳以肅慎氏  
矢之類皆分器也序單言宗彝惟以其孝也器以祭器  
爲重故即宗彝以諱其餘柶鬯二卣周公得之成洛之  
後柶鬯一卣文侯得之東遷之初 ○西旅獻彝太保作  
乃知宗彝亦朝廷之重禮重器與

旅葵

獻貢也

○巢伯來朝芮伯作旅巢命

篇

纂註

孔氏曰巢伯殷

諸侯南方遠國武王克商慕義來朝芮伯周同姓圻內之國爲卿大夫陳威德以命巢伯旅陳也○李氏杞曰

巢今無爲軍巢縣即其地也其曰來朝書始來朝也湯放桀南巢巢人納之商封爲伯亦足見巢之忠矣商亡

而周興於是始來朝夫子錄其書蓋有所感也○張氏曰商亡而巢朝周周之子孫苟蹈商之覆轍則其朝又

未可保旅巢命中必有戒飭之意如孔氏之言武王自稱威德以命之耳如齊桓所以語楚屈完者適足致完

之有辭武王必不如此陳○武王有疾周公作金縢纂王之教命以命巢伯而已

註新安陳氏曰周公納祝冊于金縢之匱中耳周公東征而歸之後史作此書述禱疾事爲始耳書非周公

作也此序不特不能盡此書之事大意全非○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周公

相成王將黜殷作大誥

三監管叔蔡叔霍叔也以其監管殷故謂之三監管

纂註

孔氏

曰黜絕也以誅叛之義大誥天下○呂氏曰序言三監而不及武庚武庚之叛生於三監之謀也

○成

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啓代殷後作微子之命

微子

封於宋為湯後纂註

陳氏經曰特曰成王見周公所行無非奉成王之命而非敢自專也黜殷命絕其爵

也殺武庚誅其身也

○唐叔得禾異畝同穎獻諸天子王命唐叔

歸周公于東作歸禾○周公既得命禾旅天子之命作

嘉禾

唐叔成王母弟畝壟也穎穗也禾各一壟合爲一穗葛氏曰唐叔雖幼因禾必有獻替之言成王既

悟風雷之變因命唐叔以禾歸周公于東旅陳也二篇亡纂註

孔氏曰唐叔食邑內得異禾異畝同穎天



下和同之象周公德之所致公東征未還故命唐叔以  
禾歸周公唐叔後封晉公又推美成王善則稱君天下  
和同政之善者故以嘉禾名篇○唐孔氏曰歸禾年月  
史傳無文不知在金滕之先後也王啓金滕正當禾熟  
之月若前年得之於時王疑未解未必肯歸禾周公當  
是啓金滕之後也禾者和也天地之和氣所生也後世  
同穎之禾襲名嘉禾由此○陳氏經曰此天地委和借  
草木之靈以彰成王周公始疑終信之象乃君臣和同  
之德之所感召也唐叔獻諸天子必以此意歸美稱德  
成王不有歸美於周公知有公不知有己也周公不有  
歸美於成王知有王不知有己也二書雖亡君臣和氣  
藹然猶可想見當王之疑也禾爲之偃金滕啓也禾爲  
之起及君臣之和同也禾又爲之異畝同穗周公之忠  
誠上通於天亦王之真誠上通於天也心與天通感應  
如響以見天人  
之果無二理也

○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

叔作康誥酒誥梓材

案胡氏曰康叔成王叔父也經文不應曰朕其弟成王康叔猶子也

經文不應曰乃寡兄其曰兄曰弟者武王命康叔之辭也序之謬誤蓋無可疑詳見篇題又案書序似因康誥篇首錯簡遂誤以爲成王之書而孔安國又以爲序篇亦出壁中豈孔鮒藏書之時已有錯簡邪不可考矣然書序之作雖不可必爲何人而可必其非孔子作也

○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

公先相宅作召詔纂註

新安陳氏曰召公告王序全不言簡略之非詳見本篇

○

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使來告卜作洛誥纂註

新安

陳氏曰序只說得佅來以圖及獻卜以前後未能盡

○成周既成遷殷頑民周公

以王命誥作多士

遷殷頑民在作洛之前序書者考之不詳以爲成周既成遷殷頑民謬矣

詳見本篇題

○周公作無逸○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

爲左右召公不悅周公作君奭

蘇氏曰舊說或謂召公疑周公陋哉斯言也愚

謂序文意義含糊舊說之陋有以啓之也

纂註

新安陳氏曰書中略不見召公不悅之意諸說揣摹皆序

之陋啓之所合盡刪

○蔡叔既沒王命蔡仲踐諸侯位作蔡仲之

命○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作成王政

踐滅也

纂註

孔氏

曰成王即政淮夷奄國又叛王親伐之遂滅奄而徙之○唐孔氏曰周公攝政之初奄與淮夷從管蔡作亂周公征而定之成王即政淮與奄又叛成王親往征之成王即政始封伯禽費誓之稱淮夷徐戎並興魯侯征之王伐淮夷魯伐徐戎是同時討○成王既踐奄將遷其

伐知成王即政之年復叛也

○成王既踐奄將遷其

君子蒲姑周公告召公作將蒲姑

史記作薄姑篇已

纂註

孔氏曰蒲

姑齊地徙近中國教化之○呂氏曰淮夷與奄成王時蓋皆再叛大誥東征淮夷叛矣此序復云多士言昔朕來自奄矣此序又云可見也將遷而告召公見周公於軍國大議未嘗敢專也○李氏杞曰青州千乘縣有薄姑城遷奄君臣於薄姑遷奄民於魯○成王歸自奄在祝鮀所謂因商奄之民而命伯禽也

宗周誥庶邦作多方○周公作立政○成王既黜殷命

滅淮夷還歸在豐作周官

成王黜殷久矣而於此復言何邪

纂註

新安陳氏

曰序言王歸在豐書云歸于宗周乃歸鎬非豐也自惟周王撫萬邦至董正治官乃此書之本序辭甚明白小序贊

○成王既伐東夷肅慎來賀王俾榮伯作賄肅慎矣

之命

賄賂也義未詳篇亡

纂註

蘇氏曰東夷即淮夷也在周爲東  
○孔氏曰肅慎氏東北遠夷榮國

名周同姓諸侯爲王卿士

○周公在豐將沒欲葬成周公薨成王葬

于畢告周公作亳姑

此言周公在豐漢孔氏謂致政歸老之時而下文君陳之序乃曰周

公既沒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方未命君陳時成周蓋

周公治之以公沒故命君陳然則公蓋未嘗去洛矣而

此又以爲在豐將沒則其致

纂註 吳氏曰周公沒時適在豐○唐孔氏曰帝

政歸老果在何時邪篇亡

王世紀云武王葬於畢畢在杜南長安西北序說葬周

公之事其篇乃名亳姑篇與序不相允會其篇既亡不

知所道○蘇氏曰畢有文武墓亳姑蒲姑也周公告召

公作將蒲姑至此并告以遷歟○呂氏曰公欲葬成周

蓋宗臣垂死憂國之心以邦之安危惟茲殷士致不忘

也 ○周公既沒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作君陳纂註

葉氏

曰分正東郊猶言分陝 ○新安陳氏曰治洛以化殷民為重故君陳畢命曰尹茲東郊保釐東郊雖以東郊言實全付以治洛之任也君陳繼周公畢公繼君陳其任一也小序一分字辭意欠明或者遂謂分東郊之地成周之邑使君陳為之正長王城之事 ○成王將崩命召君陳不與焉此說蓋小序誤之也

公畢公率諸侯相康王作顧命 ○康王既尸天子遂誥

諸侯作康王之誥

尸天子亦無義理太康尸位義和尸官皆言居其位而廢棄其事之稱序

書亦用其例謬矣

○康王命作冊畢分居里成周郊作畢命

分居

里者表厥宅里

輯錄

附見武成篇

纂註

新安陳氏曰案此序康王命作冊畢一句

文義難通必有闕誤孔氏似為得之而朱子非之何也

○穆王命君牙為周大司

徒作君牙

序無所發明曰周云者殊無意義或曰此春秋王正月例也曰春秋魯史故孔子繫之以

王此豈其例乎下篇亦然

○穆王命伯冏為周大僕正作冏命○呂

命穆王訓夏贖刑作呂刑

此序亦無所發明但增一夏字自古刑辟之制詰暴禁奸

豈或分中外邪或曰訓夏贖刑謂訓夏后氏之贖刑也曰夏承虞治不聞變法周禮亦無五刑之贖其非古制明甚穆王耄荒車轍馬迹無所不至呂侯竊舜典贖刑二字作為此刑以聚民財資其荒用夫子以其書猶有哀矜之意而錄之至其篇首特以耄荒二字發之其意微矣詳見本篇

纂註

陳氏大猷曰呂命二字為

句疑有關文

○平王錫晉文侯秬鬯圭瓚作文侯之命

經文止言

拒鬯而此益以圭瓚有所傳歟抑纂註孔氏曰以圭爲賜拒鬯者必以圭瓚故經不言歟杓柄謂之圭瓚

○唐孔氏曰圭瓚酌拒鬯之杓杓下有槃瓚即槃之名以圭玉爲之賜以拒鬯以圭瓚副焉○新安陳氏曰成

王以拒鬯錫周公於作洛之餘見西周所以盛平王以拒鬯錫文侯於遷洛之始見東周所以變蓋以我周東

遷於晉焉依已位苟定不啻足矣能事畢矣錫賚之重可以成王待周公者待之矣○愚案或曰賜圭瓚然後

爲鬯賜弓矢然後征賜鈇鉞然後殺未賜圭瓚則資鬯於天子今賜圭瓚則文侯自爲鬯矣是天子之禮也賜弓

矢則文侯專征伐矣是天子之權也禮與權既去豈復知有天子乎周室陵夷實自此始愚竊謂序所以爲

作者之意書但曰拒鬯一旨而序乃曰拒鬯圭瓚使誠出於天子則惟器與名不可假人肯自增圭瓚於拒鬯

之下乎詩之彤弓亦曰天子賜有功諸侯前則商王受以賜西伯後則周襄王以賜重耳正以晉文能繼文侯



之業也似不必議

○魯侯伯禽宅曲阜徐夷並與東郊不開作

費誓

徐徐戎也

纂註

蘇氏曰二寇皆在魯東東郊門不開非謂寇已至東郊也如漢烽火

通甘泉而棘門霸上皆屯兵吳楚七國反而閉函谷關耳蓋戒嚴也

○秦穆公伐鄭晉襄

公帥師敗諸崤還歸作秦誓

以經文意考之穆公之悔蓋悔用杞子之謀不聽蹇

叔之言序文亦不明此意

纂註

新安陳氏曰穆公名任好襄公名謹○唐孔氏曰崤晉險地在弘農澠池

秦鄭路經崤關而東禮征伐朝聘過人之國必遣使假道事詳見左傳僖三十二年○歸軒鄒氏曰伯禽魯之先君當諱其名而乃斥言伯禽秦本伯爵故春秋書秦伯任好卒而乃稱秦穆公此決非孔子筆削之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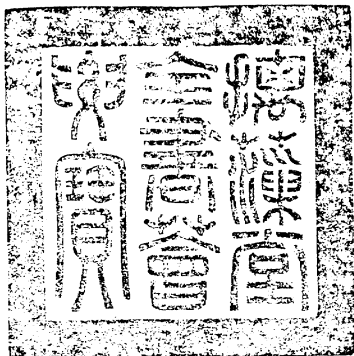
書序

謹案綱領第三頁前四行展開是大小大句查各本皆同語未詳

引用諸書姓氏四頁後一行景伯刊本訛梁道案後漢賈逵字景伯顯宗永平時人受古文尚書于塗暉以大夏侯尚書教授見范書本傳三國賈逵字梁道乃賈充之父不聞其通尚書刊本因名同而致誤也今改

第八頁前三行幼清刊本訛伯清據宋史傳改

書序第十六頁前七行此決非孔子筆削之例刊  
本決訛厥今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盧應

膳錄舉人臣韓騰